为了华灯璀璨

——记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华灯班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优秀团队

夏季高温下，在北京长安街上清洁护理华灯，是怎样的体验？这恐怕除了华灯班班组的成员之外，没人知道。

隶属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的华灯班，自1959年成立以来，59年如一日，对天安门广场以及长安街上253基华灯清扫、检修和运维，确保了华灯的安全稳定运行。

经历岁月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华灯班逐渐锤炼成一支服务祖国心脏的精干电力之师，他们不仅守卫着华灯的璀璨，更见证了国家的繁荣昌盛。

日前，记者走进华灯班，倾听“掌灯人”背后的故事。

上图　华灯班组员在拆卸灯罩。
右图　华灯车在检修和清洗华灯。　常 理摄

五代人

今年初，当40岁的陈春光从老班长孟庆水手上接过华灯班“帅印”的同时，华灯班正式过渡到第五代班组。

59年时光荏苒，时代变了，成员变了，技术装备也变了，但华灯班对于华灯的那份责任与爱始终没有改变。

孟庆水，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孟老大”，因为他是班里年龄最大、资历最老、经验最丰富的成员。虽然他从一线岗位上退下来，但是仍然肩负着华灯班“传帮带”的任务。

孟庆水常说，华灯于1959年10月份建成，自己是1960年1月份出生，守卫华灯，是他一辈子的使命和职责。

从弱冠到花甲，孟庆水检修清洗华灯已经39年，他对每一个灯座、每一盏明灯都熟稔于心。“华灯有9球莲花灯和13球棉桃灯两种，一共253基。其中长安街有143基，广场及天安门内有110基，100个灯座上有100个不同的花案，象征着百花齐放。”孟庆水说。

每年5月份到9月份，是北京最炎热的季节，也是华灯班最忙碌的时候。为了每年国庆节期间华灯能够以最好的状态向世人展示，这个北京最难熬的几个月华灯班要对253基华灯、6000多个灯球做全方位的清洗检修。同时，还要对华灯的光源、线路、镇流器、保险等核对、记录，为日常运行维护工作提供详实依据。

拆卸、擦拭、清洗、安装、加固……华灯的维护保养是一体化的团队工作，一辆华灯车上，包括司机、交通指挥人员、专业维护管理人员等10多人。灯球是玻璃做的，拆卸灯球是个细致活。在暴晒的阳光下，汗水滴在灯球上噼啪作响，拆下来的灯泡抱在怀里不能滑、不能松，十几个人流水线作业，手递手地干活儿，工序之间的配合比传递接力棒还要谨慎。华灯班的小伙子们天天在高空抱着玻璃球工作，他们笑着说自己的一招一式都能绣花了。

“我们的工作时间从上午10点开始，逐渐进入一天最热的时候，太阳晒得人能掉一层皮，往往检修刚开始，队员们的衣服就已经湿透了。”陈春光说。

由于特殊的工作月份，再加上特殊的工作时间，对于华灯班的成员们来说，中暑是家常便饭的事。20包人丹、两盒十滴水、一盒藿香正气水是华灯班每天工作中的必备。“每次回来，药品基本都耗光了。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也禁不住这样晒。”陈春光感叹。

要说华灯班的工作，没有最艰苦，只有更艰苦。每盏华灯顶部有一个很大的竖状灯体，工作人员需要坐在灯罩顶部的金属表面上把灯体摘下来，再检修里面的灯泡和电路。要知道，经过暴晒后的金属灯罩的温度，能直接摊熟鸡蛋，队员们直接坐上去，那感受，可想而知。

四代车

7月3日，记者随检修人员登上华灯车的工作平台。“升车！”随着检修人员一声令下，平台开始平稳地升起，升高到12米的位置时，平台刚好停在华灯的灯罩下方。

平台停稳后，一位检修人员麻利地爬上华灯顶部，熟练地拧松灯罩底部的螺丝，轻轻卸下灯罩。站在旁边的另一位检修人员立刻递上一只干净的备用灯罩，华灯顶部的检修人员迅速把干净的灯罩重新装好，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

华灯班副班长宋晓龙告诉记者，目前正在使用的是第四代华灯检修车，全部采用液压装置，能自由升降、平移，平台也宽敞多了。作业车上配备高压水枪、气枪，不用卸下灯罩就能直接在平台上冲洗，水也可以循环利用，既干净又节能。一代代检修车，都是华灯班成员们根据经验自己设计的，全世界仅此一辆。

孟庆水一路见证了技术的进步：“最早清扫检修时，用碗口粗、10多米长的杉篙搭成架子，上面铺上木板。光搭架子就得半个多小时，人站在上面晃晃悠悠的，清洗一基华灯，需挪动三四次架子。每挪动一次，工人们就要先下来，然后再爬上去。常常是一上午才能洗完一基。而且，过去没有安全帽，大家是戴着草帽修灯；也没有专用的检修车，第一代华灯车是解放车改装的，灯球摘下来也是放在大竹筐里。”

“现在清洗一基华灯，最快15分钟就可以完成，过去想都不敢想。”在孟庆水看来，现在很多工作虽然可以用电脑操控，但升降车、拆卸灯泡等仍是个技术活，检修清理华灯工作最重要的还是团队协作。

现在的华灯班共有29人，平均年龄26岁，最小的22岁。在看似简单的清扫工作中，华灯班每个人必须严格按照交通指挥疏导、华灯车操控、灯球拆卸、灯球清洗和检修作业等6个步骤37个环节精准完成。

“这么多年来，华灯在一点点变化，我们的工作也跟着变化，一切都在变，而且变得越来越好。”与华灯相伴几十年的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华灯班成员韩连贵不禁感叹。

如今，在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现代化的监控室里，利用首都城市照明监控指挥系统，华灯已经实现智能化开关灯和实时精准监测。如果哪盏灯出现异常就会立即报警，华灯班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理。

一生情

每天清晨，伴随着国旗升起，华灯熄灭；傍晚，国旗降落，华灯初上……

如果说华灯班的成员们有一个梦想，那就是一定守护好华灯，守护好长安街璀璨的夜空。

“最高兴的时候就是看到我们的华灯白天很整洁，夜晚很明亮。那一刻我知道，这是我们维护的华灯，是我们的骄傲。”孟庆水说。

一年夏天的夜里，天安门广场附近突然下起了冰雹。正在家里睡觉的孟庆水，隐约听到雹子砸在窗户上的声音，一个激灵爬了起来。他迅速冒着冰雹大雨赶到单位，华灯班的小伙子们不用招呼，一个个也连夜赶到了单位。大家急火火地上了巡查车才发现，孟庆水身上还穿着睡觉的跨栏背心和短裤，脚上穿着拖鞋……

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孟庆水愣是穿着这身行头连夜和同事们巡查了所有华灯，把所有受损灯球记录在册。雨还没完全停，大家即换上工服，登上华灯车，一个个地维修、清洗。

“大家心里疼啊，辛辛苦苦清洗维修好的华灯，一场雹子又给砸伤了。万一灯球被砸裂了没及时发现，掉下来伤了人就是大事故。”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孟庆水担心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担心华灯有没有出问题。

副班长宋晓龙是个跟华灯有缘的人。他家三代都是“掌灯人”，爷爷宋志龄十几岁就在皇城周边街巷点煤油灯，后来煤油灯变成电灯，爷爷变成修灯的。“每天天蒙蒙黑就出去了，骑着大二八自行车，车前大梁上挂两个兜子，装着保险丝、螺丝，车后两边挎带两副脚扣，一大一小，车后座架上放两盒灯泡，晚上去责任区转，12点多才能回家。”宋晓龙说。

到了父亲宋春生，又是在路灯队干一辈子。宋晓龙记得，自己小的时候，总感觉父亲跟别人不一样。“人家都是白天上班，晚上休息，我父亲正好相反。”那时的宋晓龙就对路灯产生了兴趣。

2003年，宋晓龙第一次登上华灯车，没有恐惧和晕眩，有的是巨大的兴奋。“我就想知道，爷爷和父亲奉献一生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

10多年来，由于工作原因，宋晓龙几乎没有在家吃过年夜饭。对他来说，回家时已是凉了的饺子、落幕的春晚，更是大街上、胡同里每一盏放着光亮的路灯。

从自行车到大板车再到敞篷大解放，直到现在的工程车，从人工挖掘杆子坑到机器化10分钟搞定，从自带干粮到盒饭、从盐汽水到冰镇饮料，宋家三代人见证了城市路灯工作的变迁与发展。宋晓龙非常明白守护华灯的意义：提到北京就想到天安门，提到天安门即可想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华灯。

在华留学生

哈萨克斯坦留学生鲁斯兰：

“熊猫血”传递跨国情

本报记者　周明阳

鲁斯兰是一名26岁的哈萨克斯坦青年，在中国学习了将近10年。与一般人不同的是，鲁斯兰身上流淌着罕见的Rh阴性血，这种血型在中国十分稀有，被称为“熊猫血”。在中国留学期间，鲁斯兰累计献血量超过5000毫升，相当于把全身血液换了一遍，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熊猫侠”。

2009年，年仅17岁的鲁斯兰来到中国，先在汉语培训班学习两年，又在海南大学读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在美丽的海南岛度过了6年时光。2009年的一天，鲁斯兰在校园里偶然看到很多同学在一辆医务车前排队，询问后得知他们正在义务献血，于是决定加入他们。从那以后，每隔6个月，鲁斯兰就会献血一次。

“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两次献血时间间隔至少6个月。但是，由于当时汉语不好，听不懂医生的解释，我每个月都去献血，但一次次被婉拒，”鲁斯兰笑言。在他看来，坚持献血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壮举，他说：“我母亲从小就教育我要乐于助人、积德行善。我认为爱是不分国界的，帮助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人，都可以带来心灵慰藉。”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中讲述了鲁斯兰无偿献血的故事，并对他的举动给予高度赞扬，称赞他是“中哈友谊的使者”。鲁斯兰说，听到自己的名字，整个人都懵了，“我一直认为献血只是一件小事，从未想到能受到中国国家主席的关注”。他感到非常荣幸，更坚定了信念，要为推动中哈两国更加密切的交流合作搭桥梁、作贡献。

本科毕业后，鲁斯兰考上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研究生，来到北京继续深造。因而，他无偿献血的足迹也由海南跨越到了北京，每年两次献血已经成为他雷打不动的习惯。随后，鲁斯兰加入了稀有血型爱心之家和稀有血型联盟两个公益组织，这两个组织全部由“熊猫血”志愿者组成，每当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出现需要“熊猫血”的危重病人，信息都会被发到这两个组织的微信群，距离病人较近的志愿者会伸出援手。

在中国，鲁斯兰收获了幸福美满的家庭。还是在海南大学读书时，鲁斯兰与漂亮的蒙古国女孩格日乐一见钟情，征得家人同意后两人直接在大使馆领了结婚证，他们的女儿索菲亚也出生在中国。鲁斯兰说，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在中国生活让他感到无比幸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是他的同胞，他愿意尽最大努力去帮助他人。为了能够帮助更多人，鲁斯兰提出可以由血站向急需的患者提供自己的电话，只要有需要，他就会赶来献血。

今年6月份，鲁斯兰从北京科技大学硕士毕业，他打算留在中国工作，为中哈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更多贡献。“我在中国读书期间认识了很多朋友。”鲁斯兰说，刚到中国的时候，很多朋友并不了解哈萨克斯坦，自从有了“一带一路”倡议，关于两国间合作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多，让越来越多的哈萨克斯坦留学生有机会来中国读书，了解中国的文化和百姓的生活。“我希望两国友谊长存。”

胡俊与中欧班列的故事

本报记者　齐 慧

“自2006年6月16日义乌西站开站至今，我一直从事调车工作。2014年11月18日，义乌开出首趟至马德里的中欧班列，就是由我们调车班组负责编组的。”今年38岁的胡俊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金华车务段义乌西站调车长，中等个头，身材敦实，声音洪亮。

目前，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和范围越来越大，已成为沿线各国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但是，班列上的货物并非运往同一个目的地，将一列装有不同去向货物的列车做分解，然后根据目的地再重新组成一列新的车列，需要依靠编组调车作业。

“调车作业作为义乌中欧班列的头道工序，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保每趟班列在解体编组后，在规定时间里安全地将其送到指定位置，从而为班列安全、正点到达目的地开好头、起好步。”胡俊说，从事中欧班列调车工作使命光荣，再苦再累也是甜。

调车作业都在室外，调车长是铁路运输中最辛苦、风险最大的工种之一。夏天，室外热浪翻滚，线路、钢轨和车体温度超过50℃，冬天则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无论什么样的环境，都必须坚守岗位，确保调车作业安全正点完成。

谈及中欧班列开行之初的困难，胡俊记忆犹新：“中欧班列刚开行时，困难很多，主要是站场能力不足，股道少，调车作业受限，效率低。我接到每批作业计划时，先要提前预想，找出安全关键点，提醒班组人员注意。在货场取送作业时，必须对线路状况提前检查，确保安全。”

“近年来，铁路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线路、站场设备的改造，条件不断改善，铁路调车岗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调车作业能力和工作效率大幅提升，满足了中欧班列安全、快捷、高效的运输需求。”谈及中欧班列的发展成就，胡俊十分兴奋，现在我们单班的调车作业量实现了翻番，调车作业也由手动信号变为无线电指挥，提高了运输生产力。同时，调车作业安全控制由过去“人盯人”转变为“人防+物防+技防”新模式，运输安全更有保障。

目前，中欧、中亚回程班列开行步入常态。通过新时代丝绸之路，电脑、机械和轻纺等“中国造”进入中亚、欧洲市场。奶粉、红酒等产品随着这条大通道运到中国，再通过当地销售渠道走进城乡大小超市，惠及亿万家庭。

陶瓷艺术大师黄建宏——

40年专注青花瓷

工匠精神

本报记者　杨阳腾

黄建宏正在从事陶瓷艺术创作。　杨阳腾摄

青花瓷源于中国，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沉稳含蓄的风骨。骨质瓷始创于英国，是世界公认的高档瓷种之一。广东梅州市大埔县怡丰园实业有限公司创作设计总监、广东省陶瓷艺术大师黄建宏经过多年摸索，把代表中西方瓷器文化的两种典型元素融合创新，打造出具有鲜明特色的大埔青花骨质瓷。

今年54岁的黄建宏是大埔县高陂镇人，该镇是广东四大陶瓷产区之一，从商周时期开始制作陶器，距今有800多年历史，享有“中国青花瓷之乡”“南国瓷都”“陶瓷之乡”“白玉城”等美誉。在浓郁的陶瓷文化熏陶下，黄建宏自幼爱好陶瓷艺术，1979年高中毕业后跟随当地老艺人学习陶瓷创作设计，在白胎上彩绘创作。“我没接受过正规的绘画艺术教育，彩绘技艺都是老师傅手把手教出来的。”黄建宏告诉记者，在传统中学习，在工艺中苦练，正是在师徒传承中，他慢慢领悟到“泥巴”变艺术的神奇，也迷上了这个传承千年的职业。

“做瓷艺是个辛苦活，需要有‘工匠精神’，用细心、耐心、恒心对待这个职业，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坚持下来。”和陶瓷艺术打了近40年交道的黄建宏喜欢边听古典音乐边创作，喜欢且擅长与瓷器对话。“陶瓷是有生命的，凝神静气和瓷艺无声地交流，一切喧嚣浮躁都会被抚平。”黄建宏说。

在长达40年的艺术创作中，黄建宏善于传承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在色料、泥釉配制等方面深入探索，使传承技法不断完善。黄建宏介绍，青花骨质瓷是以牛骨粉、黏土等为基本原料，通过高温煅烧而成的一种瓷器。因其“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磬”等特点，被誉为“瓷器之王”。2008年，黄建宏和怡丰园研发团队开始了漫长探索之路，先从小的杯子、碗碟尝试，开发样本、尝试烧制，失败、改造、再失败、再改造……直到2014年初才摸清规律，小批量试生产，最终实现批量化生产。

今年5月份，黄建宏和梅州市陶瓷工艺师黄进添、张志刚三人纯手绘的全国最大青花骨质瓷作品《清明上河图》亮相深圳文博会，荣获“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梁剑箫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读者服务：13911270606（同微信号）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20170090号　广告部：58392178　出版管理部：58393115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3:20　印完时间：4:30　本报印刷厂印刷